

王文成傳本

西河合集

王文成傳本目

卷一

史館列傳草本

卷二

續補本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姓稿

姜兆熊芭貽
章大來泰占較

王文成傳本

此卽史館列傳中草搆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搜搆其鄉大臣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闡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搆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闡題得文成傳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故處今錄此者以爲其事核足以徵信且亦以爲未成之史非祕笈言之者無罪可覽觀焉

中辨語係
後附入

王守仁字伯安浙之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
一甲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

原草此下俱註出某書茲不具錄

母鄭夫人當娠王母岑太君夢神人袞冕乘五色
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而守仁已生因名
雲五歲不能言有游僧過門撫之曰是非凡兒奈
何名泄之遂更名守仁始能言嘗之市與鬻雀者
爭客熟視大驚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中曰
少年貴當極人臣勿輕擲也

史例凡不擬入傳而備參見者皆降一字

列

附公晚愛會稽山陽明洞名因號陽明子按會稽山

卽苗山並無洞壑凡禹井禹穴陽明洞類祇是石
罅並無托足處舊誣以道人授書洞中固大妄今
作傳者且曰講學陽明洞則妄極矣

守仁少有異稟嘗問塾師曰何爲讀書曰取甲第耳
曰讀書當爲聖賢僅取甲第耶

十五隨父官京師嘗從親串游居庸關縱觀邊塞形
勝悵然而返

附遊居庸是偶然事或意有所在而行狀與年譜皆
云時有石和尚劉千斤之亂公欲作疏奏諸朝請
自討之公父禁之乃相度形勢出遊居庸則可笑

之甚按石卷一和尚劉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亂越一年

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討賊皆

公前世事也且公父海日公登成化十七年進士

此時亦未能有脩撰官居早在京邸又况劉之

亂。祗在河陽南陽間與居庸無涉初不意門人黃

紹作行狀錢德洪作年譜而誕罔無理至于如此

吾故曰文成無妄起于門人及諸記述非無謂也

弘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

時與孫燧胡世寧同舉于鄉當榜發時監臨官聞

空中呼曰三人好做事後燧世寧發濠逆一死一
罹大禍而守仁平濠亂

乃以工部觀政使治威寧伯王鉞葬事事竣其子出
威寧所佩劔爲謝光芒璀璨守仁捧得劔如夙購者
會西北告警乃忼慨作籌邊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
報聞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決江北囚尋引疾歸里
先是守仁善爲文與太原喬宇廣信江俊泰州儲璫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皆以古今文
著名于時至是以疾已來京道山東巡按御史陸偁
薦之主山東鄉試其程式文爲諸省冠且所得多顯
名士及至京補兵部武選司主事

正德改元逆奄劉瑾以導上狎遊擅國政南京科道

戴銑薄彥微等力爭之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抗疏
救謂君仁則臣直諸官言直自宜嘉納開忠讜之路
而乃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轡載道則驟有上關宗
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聞之瑾大怒曰乃謂我危宗
社耶恨刺骨并下詔獄杖闕下四十死而復甦謫貴
州龍塲驛丞

附

此在史館舊史祇稱救銑並無劾瑾他疏惟王恭
襄本兵與楊文襄吏部皆云劾瑾而文襄較詳且
其文係楊公爲公父海日公作墓誌銘者從來諛
墓之文本身有之未有諛及其子且造僞以諛其

子者。或者史官伎忌如董費輩。陰芟實錄。以去其
疏。亦未可知。然卽救銑疏。亦旣侃烈無贖地矣。
立迫就道而怒。猶未已。使人陰隨之意。叵測。公至浙
投衣冠。浙河陽示已死。而取聞道至龍場。諸苗相率
伐木爲室。以居守仁。

附

時徑之龍場而譜狀。乃盡情誑誕。舉凡遇仙遇佛。
無可乘間撫入者。皆舉而撫之。于此二十年前。三
十年後。開關閉關。隨意胡亂。亦思行文說事。俱有
理路。浙江一帶水。與福建武夷。江西鄱陽。俱隔仙
霞常玉諸嶺。嶠而嶺。表車筏。尤且更番叠換。並非

身跨魚鱉可汎汎而至其地者卽浙可通海然斷
無越温台鄞鄞不駕商舶得由海入閩之理且陽
明亦人耳能出遊魂附鬼俚朝遊丹山暮飛鐵柱
何荒唐也

先是守仁十七時講孔孟之學開卷至孝弟章恍若
有得至是至龍場嘆曰吾狼倉至此賴生平學力他
無所苦獨念吾父不能忘時鄭夫人已死此良知也然則聖
功在誠意而要在良知如是而已乃挾孔孟書一本
日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諸苗皆慕悅會提學副使席
書素知守仁及聞守仁說甚善遂創書院命諸苗師

守仁而諸苗之不知書者皆從之

附

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

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

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論語

開卷不曰其爲人也孝弟乎人性止孝弟凡仁義

禮智皆從此生故曰孝弟爲仁本而孟子知之隨

曰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實卽本也又曰唯愛親

敬長達天下故有仁義是仁義從孝弟生也乃又

總括一句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何等斬截而宋

儒反之亦且斬斬截截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

孝弟來竟以人性無孝弟與孔孟抗然且自此言
出而自造故事竇亂典禮竟謂舜不父父不祀瞽
瞍顯然與堯舜孝弟一句的的相反亦思人性有
孝弟不止論孟卽大學止至善在仁敬孝慈而究
言之則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興孝興弟中庸庸
德在子臣弟友而究而推之則曰大舜大孝曰武
王周公達孝是孝弟而已在聖賢諸經中顯有明
証而宋儒敢言人性無孝弟則良知兩字正頂門
一大霹靂予以救堯舜孔孟旣絕之學有萬萬不
可少者而門人昧昧名爲宗旨夫佛家有宗旨儒

家焉得有宗旨况良知兩字明出孟子而乃曰陽
明宗旨何不通也

堯舜止孝弟亦非汎語虞書堯舜授受首慎徽五
典四字乃其時五典五品五教五常所稱五倫者
皆只父母兄弟子五人而合而言之止是孝弟此
在春秋傳季文子臧文仲猶能言之自朱氏不讀
書錯註中庸五達道爲五倫而五百年來溥天下
老幼皆不識五倫久矣予謂五倫卽良知卽孝弟
卽堯舜之道拈出快然

水西安氏者土司也土司本世官而安貴榮甫襲官

卽橫甚時以從征香鑪山有功朝廷破例特加貴州
布政司叅政而貴榮怏怏必請減龍塲諸驛以償其
功廷議騷然或謂許之或謂當訊討以杜後來值守
仁居龍塲立爲書責榮其略曰朝廷法制不容擅改
擅改者謂之變亂夫使君之先何嘗有積功累行可
長此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法制在也今
曰驛可減則世官可革矣且夫旣爲世官則爲朝廷
剷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証調用以邀賞
則朝廷置土官何用况使君破格得改叅政原非設
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者曰向係土官故

長有其地。今祭政則流官矣。流官惟所使。于是下方
尺之檄。委以他官。或歐或粵。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
塲諸驛。非使君所有也。榮得書。大悟政。請奏謝罪。而
驛竟不減。旣而宋氏部羅叛。徵禁兵。不至。守仁復責
之。竟至。于是水西數世無爲患者。

乃以滿三年奏計陞廬陵縣知縣。至則遷里正。三老
使祭。次詞訟而斷其曲。直隨控。則隨斷。訟堂肅然。于
是立保甲法。清驛供。字缺定水次兌。字缺絕鎮守橫斂。其
典利除害。雖在官。止七月而立法盡善。至今守其法
不哀。

附舊傳有陞縣在瑾誅後者非是

會瑾誅以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及覲事成留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克會試同考官

時講學京師嘗以大學原本示人大驚反有以改竄聖經許于廷者顧胡貴多師事之吏部郎中方獻夫位在守仁上亦執贊行弟子禮

附文成所示者是禮記原本今行世有註釋者係門人僞入之大不足據後嘉靖間給事賀欽好學棄官還遼東出陽明古本大學教學者但有章截並無註釋章截如大學之道至天下平爲一截自天

子至未之有也爲一截所謂誠其意至此謂知本爲一截類

遂超爲文選司員外明年進考功司郎中卽以其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已而轉南京鴻臚寺卿

祁州守徐愛遷南京工部郎中師事最切

方是時遠近聞守仁之學非篤信其說則怪之謂迂僻難以用事惟王變爲兵部尚書且當路獨奇守仁以爲不世出可用

會江廣湖福四省間羣盜大起

初江西建昌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已而桃

源洞賊連餘干樂仁安仁貴溪鄱陽諸寨陷安仁

縣殺指揮秦勳通判楊奎且建名號置官屬巡撫

王哲統官兵三萬土目兵三萬討之不利而華

林賊破瑞州鹵通判姜榮家屬與臨江廣福諸賊

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叅政趙士賢知縣申

惠大帽山賊攻瑞金縣殺知縣萬琛乃調土官岑

猛岑壑攻殺之而仍不能靖然且華林置十寨

一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副使周憲以進勦被殺其

子周幹相繼死知府李承勳調土兵目兵會勦之

賊未創而土目兵縱悍所至劫掠過于賊。又且賊蔓至浙境執杭州都指揮白弘湖州指揮江洪爲浙兵驅之出境然後江西按察使王秩仿故撫陳金故事撫其人而安插之名爲新民。而旣而新民復叛殺副使李情及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通判陳達秦碧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無算。

所至陷州縣殺官吏劫掠庫藏焚公私廬舍議剿旣不得而間或議撫則又反覆悖叛而無所收拾乃以贛地險奧盡聚贛于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桶岡三寨接湖廣桂陽迤南有泃頭寨接廣東樂昌龍川凡江

廣湖福之間合四省方數千里皆亂前此江撫李昂
于成化二十三年曾以顛險奏設分守叅將兵備副
使各一于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
二千戶所隸之及弘治中鎮監鄧原復請增設巡撫
駐顛專理盜賊而所簡撫臣皆無效至是謝志珊據
橫水藍天鳳據左溪鍾景據桶岡池仲容據洑頭已
簡文森爲顛撫進勦而森懼稱疾不受命乃始擢守
仁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正德十二年正
月守仁至顛先察民間之通賊者立十家牌法繼檢
軍役與新民之隸軍籍者力譏之乃鑒前事却邊禁

土日狼達諸征調兵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
弱三之一選壯有力者縣千人補其數且立兵符教
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
符隊符哨符營符乃分署領率統以賢能官有守者
有受命出敵者當是時守仁泄賴裁十日法雖具未
能習也而漳寇報急

故事凡寇發必三省會剿已勤爲令守仁甫聞令卽
疏爭曰賊變起倉卒當相賊所聚而撲滅之則旣省
征調復免供億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檄
衆斂儲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縱有

所。剿。非。脅。從。卽。良。民。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
徵。調。之。兵。百。倍。于。賊。前。事。可。鑒。也。乃。疏。上。而。會。剿。之。
議。牢。不。可。破。至。是。漳。報。至。守。仁。不。得。已。乃。移。文。三。省。
凡。會。剿。兵。使。徑。詣。戍。所。不。俟。來。會。而。身。率。副。使。楊。璋。
遽。進。兵。遇。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
至。蓮。花。石。對。壘。而。軍。適。會。剿。兵。至。使。之。圍。賊。而。反。以。
圍。寬。遠。潰。圍。出。突。殺。我。指。揮。單。桓。及。縣。丞。紀。鏞。去。守。
仁。怒。責。失。律。者。而。遣。會。剿。兵。以。次。日。午。時。並。入。山。仍。
率。前。軍。屯。上。杭。下。令。犒。衆。姑。俟。秋。期。圖。再。舉。而。賊。稍。
弛。備。及。晚。食。訖。遽。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啣。枚。入。直。

擣象湖山奪其隘賊驚走悉衆據上層峭壁拊背而
下諸將謂失地勢將反却而守仁麾之奮而上自辰
至午各相持然後會剿兵繼進從間突上賊大潰乘
勝追剿斬賊首詹師富及溫大等合七千餘級且預
遣諸省兵分破諸寨以福建兵破長富等三十五寨
廣東兵破水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而漳賊盡平班
師

時甫二月聞宸濠通賊有窩賊稱寨民者逮五月復
立兵符練兵七月上疏請假以便宜幸無掣肘使號
令得專一或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衆昧其意不

報惟本兵王瓊與之。遂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領旗牌使便宜行事。且以平漳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乃議大庾賊最近。請先剿大庾。而招新民之在寨者。以龍川盧珂鄭志高等潛師縱火破寨。十九所斬賊首。陳曰能等并從賊。合五百十級。大庾賊平。

初濠設寨。民人爲謠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爲民至。是謠曰。黃河有時清。寨民可爲兵。

于是相橫水左溪。與桶岡進剿。先後謂橫水左溪本腹心之患。且已檄湖廣兵會剿桶岡。則橫水左溪亦

觀望未備。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
珣。知縣王天與。自上饒入。皆會橫水。指揮郝文。自
大庾義安入。知府唐淳。季敷。自大庾聶都穩下入。縣
丞舒富。自上猶金坑入。皆會左溪。惟知府伍文定
知縣張戢。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過奔軼。

時聞者曰。淮陰驅市人之戰。未聞驅儒官并皂隸
也。况賊民乎。四省從此陸沉矣。

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使人各執旗。賫
銃礮。由間道攀崖伏于近巢之高巖。俯而覘賊。且度
我兵至。以火礮應。而預遣指揮謝冕率壯士夜上竊

險先發其滾木礮石之伏險者。于是驟進兵面隘賊甫迎敵。忽山頂發聲如雷。烟焰蔽天。回視之。則紅旗滿山。謂官軍已據寨。將棄隘走。而謝昊兵呼譟出守仁。麾益進。賊四顧失據。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橫水大寨。而邢珣王天與各破磨刀樟木觀湖八寨。會于橫水。唐淳破羊牯腦三寨。又破左溪大寨。而郝文符富季敷各破獅子長流箬坑西峰十二寨。會于左溪。乃于大霧中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人爲導。剿諸小寨之未下者。最後伍文定張戢亦以退。賊兵連破數寨。與大

兵會而橫水左溪之賊盡平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散歸者無算。

遂議剿桶岡謂糧盡兵竭應少休息且桶岡難遽下當先撫而後剿之。

議謂桶岡四寨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惟上章稍平必行道半月攻取未便况橫水餘賊悉已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

謂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以招之未必不從否則乘其猶豫以襲之未晚也乃遣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等直入桶岡寨諭撫期以次日會鎖匙籠候撫命而賊初畏威從之既而中變然無暇爲備至期遣使鎖匙籠如促降者而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叢入葫蘆洞俱冒雨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出鎖匙籠候命忽聞諸軍皆透險急奔返內隘據水而陣而諸將各麾兵渡賊四竄將復由鎖匙籠出而舒富王天與從籠口入賊乃悉衆走十八磊唐淳遏擊之

會日晚諸軍扼險守次日迸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梅伏烏池西山界十八磊鐵木里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反遣之使散剿諸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坳十餘寨賊盡奔雞湖穩下朱雀坑魚黃諸寨而諸將復速破之賊首藍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面縛叩軍門乞命諸賊投仗者滿山谷桶岡賊平守仁出師凡兩月破寨八十四擒斬賊首五十六并從賊合三千五百餘級俘獲無算遂請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控之增茶寮隘土堡鉛厰長龍三巡司

然後議三泐之剿。先是征橫水時，謂三泐最強，恐乘間乃諭降。近賊有黃金寨，賊親率五百人聽用。而泐賊池仲容者，擁大寨，觀望不至。旣而破橫水，竟用黃金賊立功。仲容始心怖，因于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然究非本意，且欲覘動靜，并乘間作賊。應也。守仁知其詐，于其從征時，每抑置後隊，不使奪隘。至是桶岡破，仲容、仲安皆大懼，增益戰具。守仁知有變，將察其實。駕以平桶岡，遣使勞牛酒。至三泐界，見賊設戒備，使問故。賊皇恐，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吾讎也。彼將掩襲我，故設備。吾敢防官軍。

哉守仁陽怒曰龍川與三泐皆吾從征官且桶岡之捷珂等與仲安皆在軍有功此有何怨然而敢以私嫌啓隙值仲安在軍而珂與志高亦以告三泐反狀詣軍門乃出仲安與珂志高面質反下珂志高于獄候處分而陰遣降賊說仲容入謝并自爲陳說時臘盡班師解甲將度歲且頒曆三泐以元日大享將士而仲容挾壯士百人軒軒來初宴之于祥符宮旣而出珂志高于獄使而暴其罪盡斬之時正月七日越一日守仁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泐而副使楊璋指揮郊文知府陳祥那珣季敬推官危壽指揮余

恩姚璽縣丞舒富等從之破三泖大寨小寨共三十
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并從賊二千有奇賊復盡銳奔
九連山山橫四百里賊之據險者猶及千人而一鼓
而盡擒之獨賊首張仲全等二百人匿別嶼皆慟哭
啣土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泖平仍請設和平縣于和
平峒而改和平巡檢司于泖頭乃歸

附 泖分兩亭一是殺鬻一是征泖諸書錯認作一

事似殺鬻當不復有親征一節故于鬻來謝時
造爲先遣諸路兵集泖且預釋珂志高歸使集兵
向泖如此則斬鬻而泖可破何必親征且何必七

日斬鬚八日節出剿况珂志高不先歸也

其後樂昌城高六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
贛縣主簿吳玘戰而死守仁復平之于是南贛千里
皆無賊

他若傍剿之著者則莫如彬桂賊

彬桂在湖廣東南正德初土人龔福全倡亂稱延
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貞俱
署官據烏春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旻安仁知
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熙朱隆等積十年未剿
湖撫秦金于十二年春發彬桂逋賊據名城殺官吏

事已敕令與贛撫王守仁廣撫陳金並剿之時守仁方至贛未行也既而檄以期守仁祗率贛兵往而金仍用土官彭世騏佐之守仁不能却乃先以贛兵而湖兵與廣兵相繼由桂陽魚黃熟水彬州紫溪臨武笆籬堡爭險而入

初破對里平石丫髻山寨斬藍友貞

繼破烏龍山斬李斌

繼破大小王山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諸寨擒黎穩繼破黃土烏泥工塘金雞寨棗子園擒李斌李仲濤繼破蓑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斬沈鸞

時劉福與趙臘粟卽于是日被臘粟擒之

于是破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諸寨斬楊禮保
又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諸寨擒李仁
才麗海

又破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背神鎬脚長灘諸寨

又破盧田柏木白水帶下樟溪青峒十八壘石筍峽
諸寨擒劉德才時賊墮崖死者無算

又被上黃賊背猪婆老虎延壽黃團斬梁景聰

方是時惟賊首龔福全未獲或曰在禾倉乃救土官
彭世騏同官兵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斬之其

別破東坑者并獲福全妻及從子龔秀賊平

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俘獲一千七百八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歸者無算惟賊首高仲仁遁走廣之仁化縣南贛兵追獲之當時謂守仁以十二年至贛越一年而剿賊已盡其用兵之神無過此者

史論曰崇禎之寇集烏合之衆朝東暮西未嘗蟠踞都邑延蔓千里根株數十年如南贛賊也然而米脂一發極邊禁省鎮諸兵歷剿之不克而國隨以亡守仁親率行伍置之師儒指顧倏忽如撲

蠅。蹴。豕。手。拉。而。足。蹋。不。承。廟。算。不。用。征。調。兵。不。別。
鎮。將。官。吏。不。遲。時。日。不。糜。費。供。億。而。所。向。無。敵。不。
留。遺。孽。不。挫。折。我。兵。甲。自。秦。漢。以。後。不。知。衛。霍。方。
此。何。如。若。他。則。誰。敢。並。者。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
然。然。其。臨。事。之。忠。勇。亦。可。驗。矣。有。明。世。多。賊。自。永。
樂。之。蒲。臺。正。統。之。慶。元。以。迄。順。成。弘。正。凡。畿。南。河。
北。川。東。嶺。西。無。不。與。賊。終。始。而。守。仁。剿。後。天。下。無。
賊。者。由。嘉。隆。萬。曆。以。至。天。啓。凡。四。世。而。後。米。脂。之。
禍。作。功。不。偉。與。

乃以平賊功陞右副都御史詹一子錦衣衛世襲百

戶再進副千戶時守仁感王瓊意謂非瓊倚任安及此每于疏後特推兵部功並不及內閣會閣臣與瓊有隙大恨謂撫臣無賴其所上功狀不歸之廟算而歸之本兵大不敬一時訾呢者從此興焉

前此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其黨舉人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慕守仁陽以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下舉人冀元亨者應濠聘欲窺其所爲語兩不合而罷至是朝議以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亂敕守仁往勘守仁已于十四年六月九日從南贛起行十五日至豐城而宸濠于十四日

反

初閣臣梁儲等以黨濠故復寧府所革護衛因得
招寨賊以備兵甲及江撫孫燧屢告變議再革護
衛且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
飭濠而濠誤以爲逮已也值十三日濠以生日宴
鎮巡三司等官而諜者報京使至大驚乘夜集寨
賊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俟旦明諸官入謝宴
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遠而執御史王金
主事馬思聰等俱下獄遂大署官屬以致仕侍郎
李自實舉人劉養正爲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爲兵

部尚書四出收兵先檄降諸郡縣而濠居南昌未發也

豐城知縣顧佖迎守仁告變守仁遽易服棄官舟返賊幾躡及之乃匿漁舟之臨江知府戴德儒請留守仁守仁以爲臨江衝且近賊所居未便去之吉安時方十九日與知府伍文定謀謂天下瓦解久賊直趨京師則大事去矣若或趨南都下旁郡則時旣延而勢稍殺勤王可立效特懼其迅發則我事未集而坐失機要奈何乃陽通養正使早離南昌而囑其內應故以蠟丸投濠所濠大疑逗遛不出者越十日守仁

乃閉戶。手不停筆。發公文。火牌二百餘事。或召勤王。或戒防守。或布告遠地。文定雖共謀。不知所爲。會濠僞檄至吉安。守仁縛賣檄者南昌教授趙承芳等。斬首懸府門。卽封僞檄。并拜疏以進。當是時。朝廷見疏。與左右中貴皆切齒。大恨。徒以守仁方起義。無如何。

疏略見後

旣而濠覘守仁兵不至。以爲給之。乃擇日出師。留郡王拱樞。太監萬銳等。以少兵守南昌。而親率世子郡王儀賓及閹廿四等。共六萬人。號十萬。立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舻百餘里。所至南康九江皆

下之獨安慶嬰城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
文守不下

七月十三日守仁率文定大興義師約各郡勤王兵
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
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推官王暉以
及太和知縣李栢新淦知縣李美寧都知縣王大用
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分爲十二哨哨三千人直
趨南昌令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先破其
伏賊于新舊墳厰且爲榜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
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令曰一鼓

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者斬其隊將分數門令梯組
齊上而守者俱遁諸門有不閉者兵爭門入守仁因
而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偶有殺掠守仁執數人
梟示遂定乃擒拱樛萬銳等數十人而釋宮中之散
走者其府庫所存有爲濠取與兵士刦掠之未盡者
籍封之大賑城中民慰勞創痛且榜宥諸脅從凡受
賊官爵而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

附

史與諸書皆以征濠功歸文定謂文定迎公峽江
請討賊公初不許旣而從之及攻南昌文定已破
城公並不知至諸門洞開公始按轡徐入城而其

所統兵皆大帽華林諸寨賊徒新民者貪狠縱殺
居民盡死于牀簣有闔門盡斃者然且焚宮人搜
儀賓諸第雞犬不鳴尸臭達衢路此在當時已早
辨之如弇州二史考云南昌殺僂皆不根誣謗過
于刻酷夫以文成用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有
無紀律至此甚者其後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
公皆親履其地盡得其詳故始爲之暴白云云第
文成殺僂人自能諒而其他冤枉至今未辨當豐
城被追漁舟逃竄諸書一口則吉安之走四耳不
聞亦何嘗有顛撫行部先牌曉諭而吉安太守公

然得迎之。峽江此狂病發也。然且南贛將領兵符不及新民散隔何從調用。又且大帽華林在正德十二年前。文成未任時。早已爲陳金俞諫剿散。而文成尚得用其人。雖鬼判把筆亦不應有此。乃史館伍文定傳俱依實錄迎公峽江。此皆不能改正者。他倣此。

史傳草本止此。後皆亡失。別有補本續列于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姓

沈鳳起軼九
邵國麟在掖較

王文成傳本

續補

此後續補本也先生以文成舊傳多訛謬史傳又未定因携館中草本歸藉以存實而草本又軼其半每思續之而家無藍本且老病絕筆久矣康熙辛卯命予與及門張文蘆仍採諸譜狀舊傳而錄其實者呈定綴入名曰續補雖與前本大徑庭顧較之時本則稍有間云遠宗識

先是勸王師四集會之樟樹鎮請定所向肯謂用兵當籌緩急今皖被圍久自應救皖而公曰不然賊盡銳在皖皖雖堅城而賊力未挫我兵甫進卽屯之中江縱解圍向我而力足反抗在皖嬰城者必不能越賊援我乃九江南昌皆得起而蹶蹶之是腹背受敵危道也我先下南昌而一意向敵是敵有跋蹙而我無牽掣然後縱橫四擊之勝之必矣乃先下南昌分一軍守之

至是濠聞變陞返結舳艫蔽江而下或請公且堅壁以主待客而公趣進兵乃合諸軍以迎之初遇賊黃

家渡賊勢張甚公領前軍故小却使賊爭進離其前
後之啣結者而使邢珣出一軍橫貫其間文定徐璉
左右夾擊之賊首尾不相應且戰且退追奔十餘里
擒斬二千餘級溺者數萬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
府曾瓊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會賊以敗故盡發
南康九江諸守賊將以濟師而公卽遣撫州建昌兵
使槐與瓊分禦之

旣而北風發進賊不利前軍稍却公令斬其先却者
適舉礮以颺反燎文定鬚文定堅立不少動將士殊
死鬪軍大振賊退保樵舍隔江而軍

是夕風反。或以火攻。請公宣言曰：風變歟？忽耳！是何足憑而作此狡計？無益徒亂人意。乃密募舟四十艘，填膏灌糜，畜陽燧，作火攻計。分隔江軍舟，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以他舟補隔江軍。平明火發，前軍乘風進，諸軍合之。頃刻薄賊營，初賊軍南下時，濠舟在後，而今以退保舟，頗前。且傍崖舟重膠沙，不卽拔，又篷竿層叠，易于延盪。濠思易舟走，而伏軍從後舟入，四竄不及，遂擒濠及世子郡王，饒賓并丞相。李自實、元帥劉養正等合五十餘人，斬獲偽官吏士卒三千餘級，其宮妃及士卒溺者無算，所棄衣甲械。

杖浮浮十餘日。餘賊散走。且有聚之吳城者。復分遣諸軍追勦殆盡。

諸本俱以賊樵舍在黃家渡前。誤又稱萬安知

縣王冕執漳王誤

前此公疏上變時。慮上親征。特于疏末云。陛下聖明何遠。不服。祇以鑿輿數出。致宗室覬覦。謀動干戈。今天下之覬覦者。不但宗室。其奸回竊發。何止江右。况潢池方見告也。昔漢武發輪臺之悔。而西土晏然。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願陛下高拱深宮。特加警省。以坐收後車之效。蓋惟恐羣小從諛。有舉動

也。乃上聞變，果親征，自掛威武大將軍印，而以總兵
許泰爲副將軍，太監張忠監其軍。江彬、張永並贊畫，
軍門鼓行而南。是日捷音已至京，而故匿之。至良鄉，
捷聞先遣張忠趨南昌收俘，以待密傳。上欲釋濠，使
仍住南昌俟駕至而戰，而擒之。公聞之大驚曰：「如此，
則江西無噍類矣！」急請獻俘，而身捍囚。至杭州，使北
軍不能從。會張永已至杭，永故守正，有誅瑾功，公知
可與語，直詣永曰：「江西苦寇盜三十年矣，今又踵濠
亂，創痛尚未定，而加之六師之擾，民何以堪！萬一民
逆爲寇盜，如之何？」永曰：「然吾亦欲言之。」公乃付以濠。

使承獻俘且從容爲上言而張忠憾甚謂公故通濠
後畏上親征始賣濠以成其功今復阻王師有異心
焉上不聽先是駕至淮時忠受江彬意矯旨召公赴
行在將以索賂而公知其詐不赴再召再不赴至是
上在舊京忠直告公反曰何以知之曰試召之必不
至及召之竟至忠大慙斥勿令見公乃變服入九華
山坐團標間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何故
反乃命巡撫江西使公還南昌而以忠泰搜餘賊敕
領北軍留南昌城公移民鄉居而遺老弱守門戶且
使待北軍備主客禮百凡遜讓勿與抗抗卽有罪公

出遇北軍辟鎧仗讓道聞有犯者總不禁甚至來褻
侮呼公名嫂罵而佯爲不聞及遇有疵厲或至死喪
必停車慰勞加以賙卹久之皆曰王都堂待我厚奈
何惡之會教塲較射忠泰恃有技江西官軍無過者
既而強公公三發三中忠泰大驚曰非書生也遂班
師

公初與濠通既而賣濠此張忠謗語而傳誌撫爲
實事且見之實錄皆謂安和舉人劉養正作濠幕
客公先從養正通濠原有所約及濠敗而公畏其
口逼養正引決傳首至京然又葬其母且爲文祭

之又曾遣門人冀元亨通濠後元亨爲太監張永
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諸此誣罔在前儒早辨之
如弁州史考云是年實錄以楊文忠費文憲爲總
裁官而秉筆者董文簡也楊公與本兵王恭襄有
隙極恨文成于平濠平賊諸疏俱歸功本兵而一
字不及內閣切齒久矣費文憲以忤濠被禍已經
薦引而文成無一疏相及費甚憾之若董公素號
伎刻旣內忌文成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
誰欺乎其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
之謗致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其公論剴切至于

如此乃後人無賴尚有偽造爲詞說以實其事者
按公葬養正母向見羅洪先辨文載之甚悉且其
祭文亦原有君臣朋友諸句向亦疑之謂豈有爲
公辨而反誣公者及觀其前文有曰養正以葬母
乞公墓誌因以濠意諷公公不爲動然後知公之
被寃皆此輩無狀名爲辨公實誣捏以實公罪而
行狀年譜皆竄入之亦思養正止江西一舉人公
巡撫其地尊卑濶絕卽在王府一相見有何生平
而稱爲朋友然且前文以葬母乞誌而後卽曰公
使葬母是自矛盾諸文皆捏造也又其時蔡文

有公不黷濠貨辨謂喇賊葉芳向爲濠用今隨公
剿濠公義之因多予財帛使遂其所欲非自取也
夫公入濠宮隄封府庫原以備軍儲作剿濠費然
不當私飽一兵卽欲飽一兵而使其遂欲此與謗
言縱掠何異况吉安集事官兵且不至何有新民
又且濠所先用祇是寨民並無喇賊亂証而已

世宗卽位降璽書召用閣臣沮之祇陞南京兵部尚
書兼叅贊機務他不之及顧上在藩邸久知公功已
特議封爵并降手敕使馳驛來京而沮之者又謂先
皇帝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乃復遲數月

始定制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如之且給與誥券令子孫世襲然而仍不給祿米不予券時公已疏請歸里隨疏辭封爵不允既而又辭且請罷已封徧推諸從征有功者上已經詢及而沮者并抑之竟不報

初抑公者謂公攘伍文定功而既則并文定諸公功亦抑之故吾學編云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亦等被斥陳槐削籍紀功伍希孺謝源以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

格不行

嘉靖元年公父卒初公受封時以沮其宴賚祗遣行人到家兼降溫旨特存問公父賜以羊酒是日值公父七十生日公父子迎詔于庭行拜謝禮訖然後奉觴公父持觴謂公曰聖恩何可忘顧亦有天幸焉始投畀不死繼當裹草又不死旣則具三告備五篋謂必死而終不死非常之寵亦豈易受今而後汝仍死王事我當含笑入地下矣公伏地不能起此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事也至是二月二日相距四十日遽卒

其後公以征蠻死。公父云：死王事似讖語。

明年上開試科第三場策題。卽有以心學爲問者。蓋
關公學也。公喜曰：吾學旣非則天下之人必有起而
求真是者。聖學從此明矣。

時門人徐珊不對而出。然亦有守師說而仍取中
者。三人曰：歐陽德王臣魏良弼。

心學是真聖學。毋論道心惟微一十六字之傳。始
于堯舜。卽孔子曰：操則存。操此心也。大學曰：正心
。孟子曰：存其心。又曰：求其放心。皆專治此心也。故
曾子一貫之學。只在忠恕。子貢一貫之學。祇是一

恕無非心學而宋儒于忠恕二字尚不能曉反云借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一似借端指示者而聖學亡矣陽明講學沿宋儒習氣亦多汎濫而門人嘈雜全不足據特其大要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則用功不錯故優入聖域而必于此亦闕之聖學何賴張南士曰心學不是禪學天不生佛時先生此心佛法未入中國時已早有存心養性之學今懼其類禪而去此心何可夫儒佛之不類多矣鬚髮不類家室居處都不類然猶相類者此人心耳若人與蟲獸則絕無一類者然而虎狼父子

蜂蟻君臣忠孝之心偶亦相同萬一攻心學者惟恐類蟲獸而併此忠孝之心一齊去之是蟲獸不若也

已而服闋上用尚書席書與御史石金等薦趣召公入京兼以領券而究不果時弟子雜進凡在朝在野執贄者無虛日公嘗會門人于天泉橋有請業者公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或以致知作良知誤

此以大學正心誠意闡聖學首功自當云爲善去惡是誠意如此則四語瞭然何有疑義而乃曰是

格物則明。侵誠意功夫。在當日門人尚多貽愕。何况門外。殊不知此言格物。正是誠意。祇因朱氏以窮理解格物。大乖聖功。故先以古本大學示人。而此則卽以古本大學闢之。蓋古本大學以格物爲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而物有二本。一曰修身。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也。一曰誠意。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是也。故兩此謂知本。非一衍文。而此謂知本。卽接此謂知之至。並非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則格物卽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其曰是格物。卽是誠意。以誠意卽物本也。陽明此二字正。故以古

本示人使人疑究而門人冒昧尚有以格去物欲別說攙和解釋夫格去物欲此司馬光說非公意也若善惡二字則正誠意章道盛德至善間居爲不善一大宵縈與宋儒言理欲大別故宋儒學功有三一主靜立極一涵養用敬一格物窮理三者皆各出且皆不足以入道而陽明三學功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皆聖學一貫擷撲不破有志者但由此而求入焉亦庶幾矣

時上議大禮張桂之徒如霍韜方獻夫輩皆前後請教且有從而北面者惟桂萼臧公指公僞學而上亦

惑之遲久不召乃以思田土官及張璠故薦公特起
公以尚書兼左都御史奉命往討先是思恩岑濬與
田州岑猛自相攻殺都御史潘蕃誅濬不立其子改
其地爲流官以制之及姚鏌討猛猛已走死而鏌啟
邊釁欲盡滅岑氏統改其地爲流官而土司不平于
是田州土目盧蘇與思恩土目王受皆岑氏舊屬挾
岑氏以叛公念岑氏本世官地大族衆原不能滅且
累受徵調爲國家從征有功無驟滅理又且西南地
僻外隣交趾方藉思田爲屏蔽與外夷抗而乃自撤
其藩籬以資敵寇大不利故曰是當以恩撫之特徭

僚未靖。吾欲借此問狐狸焉。乃率湖兵三萬人甫入境。而父老遮道。卽有以斷藤峽八寨請天討者。公並許之。思田乃大懼。曰：王公天人也。我敢抗顏行乎？先期告前軍請掃境降。公初不從。旣而下受降令。屆期兩府土目縛蘇受。從以萬人焚香伏軍門。公令土目入各帶從人雜官校分左右列。然後建纛坐戰門。數蘇受罪而貫其死各杖一百。

令土目分列左右。將以數罪而實錄與史傳皆謂公與蘇受先約誓必易軍門。左右祗候以田州將校始就降。誕罔極矣。且云使蘇受裹甲受杖。蘇受

自裹甲或有之斷無公使之理乃門人冒昧亦俱以裹甲入狀譜怪極

疏言兩江苦兵久矣賴王威遠播不煩克詰未七旬而有苗格思田兩府爭先歸命今請降田州府爲田州但立土判官使岑氏世襲而別設思寧府作流官知府以馭之至盧蘇王受乞授土巡檢使戴罪立功許之

時聰萼詆公處田州非是不肯盡從故祇降田州而不設思寧府與公疏稍不合

公乃疏剿斷藤峽且謂潯州逋寇不止斷藤當散剿

諸寨而進入。峽中非一手足烈也。乃遣副使翁素叅將張經先以萬人趨斷藤而別剿牛塲六寺諸寨。然後四面夾攻。從油碓大陂以逼之。峽賊大敗。初奔橫石江。溺死甚衆。而旣而徧搜山峒。凡仙臺大黃古陶羅鳳諸寨皆掃靖。無或遺者。乃率布政使林富及盧蘇王受移剿八寨。且散遣湖兵。連破古蓬固安古鋒者。都諸寨而八寨盡平。

自此終明之世。約百年中國無賊。至崇禎賊發而明遂亡。

時公剿諸寇皆親斬殺。已示徵疾。及甫定而輿疾相。

度復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爲久安計病作會
獻捷已賜金幣乃頓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班師至南
安卒年五十七

或作五十八誤

贛州兵備張思聰同南安推官周積迎入南埜驛中
堂行舍斂禮帥官屬師生設祭訖輿輓登舟江西男
嬾皆縞衣匍匐攀舟而號舟過南昌擁留三日不得
發及入越而門生故吏遠近迎送者不絕于路

譜言留南昌時逆風三日舟不得行門人趙淵祝
板前曰先生肯爲南昌留獨不念越中弟子候日

久耶忽西風作六日遂至弋陽

特是部使喪歸例有贈卹而前不予祭後不予葬詹
事黃綰上言守仁在前朝頗效微功今平蠻甫竣興
疾辦事而客死道路妻孥孱弱子三歲家僅載骨藁葬
空山鬼神有知亦應不忍上不爲動甚至廷臣請諡
必不易名屢請卹廕併削其世爵必不令其子孫得
以承襲如是者越四十年

世宗之裁抑甚于武宗當在藩邸尚得聞讜言乃
一入殿庭而四聰俱蔽君之不易爲如此或曰時
議大禮兩家皆問公而公皆不答新安故憾公若

璉萼則注意在此稍構美其間而中已深矣
少師徐階嘗爲江西督學使深知公冤有云以死
勤事則祀之今勤事之人以尸歸國而不令所司
奠一杯尚望祀乎

隆慶元年上疑公卹典贈諡阻阨長久令部院科道
多官會議以奏時事久論定且謠誅已漸遠合詞言
王守仁學術純正勳名燦烈此正合封冊所云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論功有六一曰開國
二曰靖難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禦胡六曰征蠻
守仁有三焉乃特降制詔贈新建侯諡文成遣行人

到家賜造墳域并敕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予祭七壇

其誥詞有云甫拜省郎早伸大節久膺鈇鉞累建殊勳紹堯孔之心傳追呂伊之懿績而乃謗起功高賞移罰重讀者泪下

其明年詔復世廕以嗣子王正億承襲伯爵子孫世世又越二年與鐵券

券文有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朕甚憫焉因念勳賢重

申盟誓諸語

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會廷臣有請祀公與陳白沙者下多官議時尚齟齬獨閣臣申時行堅持之謂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皆聖學也或謂王學與朱學有異則道固有各見者朱與陸並祀矣朱不以陸礙王獨與朱礙乎上聞言大悅曰皇祖嘗言守仁有用道學也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何害焉

論曰徐仲山有言往讀論語有蓄大疑者三章子貢問士其在使于四方不過春秋將命一大夫耳加于孝弟已過矣何至誦言行信果爲小人若子路問成

人祇賊孫卞莊輩有何高行而反以明義利謹然諾
臨大節不奪者爲今之成人至管仲不死反顏事仇
許之爲仁已似逾分而復斥死者爲經溝瀆爲匹夫
匹娘此是何故而旣而思之又旣而豁然曰重事功
也吾嘗伏其言而推之大中孟子大學明德無新民
不成爲學中庸成已不成物不足爲天道人道孟子
獨善不兼善則失義離道窮達交譏故堯湯相禪全
在事功孔孟無事功爲千秋大憾今陽明事功則直
是三代以後數千百年一人卽令無學亦旣在孝弟
忠信正誼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學復如是雖使親

入聖門亦應不出由賜下而祇此從祀一節尚齟齬
論辨謬之謬矣史稱神宗定從祀有王守仁有用道
學一語真聖人之言宋學惟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爲
聖學輕事功之言往者宋儒沈仲固極言淳祐間儒
臣率冬烘憤憤高中破履講主敬之學而柄臣專政
利其結舌題之爲清班以致國事蠱壞不可救挽然
且兩朝死難宋史備載而講學者無一人是召忽溝
瀆陽明龍塲節操總廢何況事功是有用二字非深
知聖學者烏能言之間嘗嘆陽明一生其事功學術
每敗于宵人而成于聖人世宗穆宗已定勳爵而神

宗復表其學術今世之宵人其齟齬者不乏矣順治末年競言王學非宋學然其合聖學安在賴

世祖皇帝有言曰守仁之學有似孟子衆便翕然

此語載天童僧所刻北遊錄中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云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予力爲爭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當俟

至尊論定之他日子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

術同異

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

同也大哉 王言蓋自是而姚江絕學經

二聖斷定千秋萬世又誰敢有非之者

時崑山徐司寇見三劄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顛倒
兩衙門當羣起攻之矣總裁令屏劄并書焚之

初公喪歸時世宗不論祭而民間之私祀者徧天下
及穆宗賜祀而前此之私祀者悉改官祭凡祠祀書
院合不下數百所亦綦盛矣

勳賢祠志云書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

若夫門人相繼總屬善類雖學問各出或不足以導
揚師說而攻者如彼歸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于斯

可見因記所知者曰徐愛餘姚正德進士曰錢德洪餘姚清進士

曰王畿山陰嘉善進士曰王艮泰州曰鄒守益泰和進士曰孫應奎餘姚

莊曰蕭原萬安浙曰唐翊斯曰董澐寧海曰劉曉吉安曰冀

副都曰王臣南昌廣曰黃綰太平禮曰劉曉吉安曰冀

元亨武陵曰薛侃揭陽曰薛僑揭陽曰穆元暉堂

曰羅洪先吉水進士一甲曰聞人銓餘姚副使曰

朱節會稽曰徐珊餘姚曰夏淳餘姚曰呂疇曰劉

秉鑑貴州曰歐陽塾秦和

作曰聶豹永豐兵部尚曰胡彥博道州曰趙錦餘姚

尚書曰張元冲山陰曰應良仙居曰李遙豐

疏肅曰張元冲山西巡撫曰應良仙居嘉靖進士曰李遙豐

給事 曰葛潮 進賢右御史 曰黃宗明 鄞縣兵部侍郎 曰程文德 永康

吏部 曰張元忭 山陰進士 曰陸鰲 蘇州光祿 曰呂杼 秀水

侍郎 曰呂光洵 新昌戶部尚書 曰翁溥 諸暨兵部尚書 曰薛宗鑑 湖州

舉人 曰趙大河 江陰按察使 曰吳達 海寧太常卿 曰秦汝楠 德清吏部

侍 曰沈學 山陰知縣 曰沈鍊 會稽光祿卿 曰薛尚賢 湖州正德進士 曰

蕭蕙 曰何拙先 都 曰黃弘綱 廣州 曰魏良弼 新建太常卿 曰

陸澄 歸安吏部郎中 曰王釗 安成 曰戚畹 永州戶科 曰黃修易 曰林

春 泰州吏部選郎 曰林以吉 莆田 曰李洪 曰陸鳴時 新安 曰歐陽

奕之

門人無成冊不能盡記其可記者尚有季本 會稽御史

南大吉

渭南紹興太守

舒芬

梓溪進士一甲第一

南逢吉

渭南舉人

徐懋

貴溪布政使

秦金

慈谿禮部郎中

魏良孺

南康給事中

唐愈賢

辰州御史

沈謐

秀水參政

王學賢

安福工部侍郎

馬明衡

莆田御史

翁萬達

揭陽

刑部尚書

徐九臯

餘姚參政

白說

武進尚書

郭持平

萬安正德進士

穎寧海進士

方九敘

錢塘承天知府

安如山

無錫參議

周汝員

吉水

御史

王杏

奉化進士

梁廷振

南海進士

李遂

豐城兵部尚書

郎中

諸佾

嘉興按察使

駱驥

諸暨進士

石簡

寧海副都御史

參政

徐楨

進士

方獻夫

大學士

陳九川

郎中

在名

王良珮

汪洙

吳愷

餘執

子甚眾

不可考

附

襲爵始末

當守仁歿時子正億甫三歲值革去世廢貧不能養
贊于尚書黃綰家至隆慶二年復伯爵始以正億襲
萬曆五年卒子承勳襲方是時神宗王皇后餘姚人
也神宗嘗問后家有官否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
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于坤寧宮賞賚甚厚旣而
以后故奉差爲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二十年
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
服天啓五年卒無嗣先是承勳襲爵時有諸子承恩
曾襲錦衣衛千戶已一傳矣至是承恩子先通舍所
襲錦衣請繼承勳後襲爵而承勳有妾沙氏在外言

承勲有子未嘗絕累爭之不決時守仁群從後已通籍者有二部營繕司主事先鉉彰德府同知先鐸兵部尚書業浩皆在官業浩先鉉子也先鉉先鐸較先通稍疏不敢爭而先通所爭各彼此有詞說不相下于是構訟失襲者一十五年逮崇禎十三年始斷以承恩之子先通襲爵而其時先鐸與闖賊戰河南死業浩督師兩廣敘平蠻功磨錦衣百戶世襲卒贈太子太保諡忠貞惟先通以伯爵掌前軍都督府印至十七年救命守城城陷而先通殉難